

痢疾霍亂吐瀉等患夏令四月夏季爲最劇烈往往因喜食剖開瓜果或桃子以及一切蒼蠅蚊子所傳播有毒菌且蠅足所帶染者致易以上惡疾其他暑天所最易患者即大便秘結因使結着腸內之渣滓阻滯醞釀成毒輸入血管即起胆汁不和疾病則痛肝火上升以及一切其他疾病因而發生是以欲免夏令疾病飲食宜慎選以清潔爲貴大便需每日通暢有序極一每晨大便一次紅色薄導丸正是通利大便之妙品能令大便秘着序利胆汁

丁甘仁創辦之中醫女專

丁甘仁生前，曾云台創一個中醫專門學校，在勞勿生路，十分發達，聽說在空軍樓裏多了好幾層高臺，後來在他處另立一個專門學校，將勞勿生路空臺樓上二、三樓幾層，就在這裏設立。上海中醫大專門學校，就開到了後來，祇招得十六個學生，這一大幅校舍空空洞洞，祇住了十六個學生，辦學要出典了，那時候丁甘仁孫福祿，聽說這是普益醫院經理席玉書家兒媳，不能知道，人家都叫他丁少奶奶，這位丁少奶奶的行爲，據說和韓家兒媳差不多，名氣也相等，祇差隔字上差一點，打算辦進女專校裏來作家兒媳，不知能否白，將二個女學生住的房租出了，把東西都搬到大面，等那兩個女學生回來，見了，頓時鬧起來，鬧了幾天，丁校長發出一個通告，說這兩個女學生行爲不正，應予開除，二個女學生氣極了，叫丁校長宣佈，罷課，丁校長非常靈痛得出，後來幾乎興訟，這事情弄得很火，可以說得是中醫專門專門學校的一段鑒實歷史。現在丁甘仁死了，據一般人预料，這個學校的命運大約最多還有十年，至年底，無論如何，要明哲早收。

申報輕視陳阿堂

而陳阿堂是鐵小販，申報是中國最老
的報，陳阿堂那裏配給申報審視
的呢？是現在陳阿堂被人脫臉，嚴的
是日本水手，這事就不可同日語了，
為何以有之，因為這是人命案？關係
到國際方面，譬如日本人將陸珍沅
監禁了，是一樣的。

對於陳阿堂案，好像輕描淡寫，
他排在第一檔，而申報却輕描淡寫，
其報這也不
因為各人差別力不同，在以

剪髮是一件極平常的事，值得什麼
大吹大擂，而剪髮而頭重視，上馬桶亦
須重視矣，女明星剪髮，其事之重輕
等於女明星上馬桶，你想女明星上

爲對此事應重視，而吾却以爲不要
家的，所以一個排在頭上，一個排在

時疫醫院之瞥

疫因天熱而延，幸前日曾發於注，一針，又飲含藥水少許，後略覺清醒，看護者扶余上榻，囑令小睡。余閉目，時時不覺入夢，醒後病頓減，人心快慰。至六月初，榻上人皆以時疫來治者，呻吟之狀，與余同，至晚始許看護者又入，各坐以薄席，少許，有二人心志略清，此坐於前，看護者即因以病愈告，其人

影
片
中
之
剪
髮
(星明男)

馬桶，有什麼稀奇？倘然有一個女明星，無論在什麼時候日間開鏡繞行景樣，現在暫且假定他是騎鐵線恰巧有一險峻肉中有「幕上」水桶湧演的等。騎鐵線的便說小便時，就脫放在水桶上的常識，一便來觀鏡頭，照攝影的，不一定要戴羞數搖上幾白片，必定是拍大笑也不一定在一個女士，不決定是哈哈大笑也不一定出品報、隨便是誰，也在雙膝登記一路路回首，若讀者去，給隔一小小時醫生入內，降此二人不去，其人如有難色生即留，雖此二人許，謂人如無難色者少留，雖此二人許，謂人如無難色者少留，使君卻帶少久後來者即無法安臥，諸君更有更放余是晚宿於醫院外日，晨起病更覺疲倦而已。

附出

橫，在報紙上登上一篇題目就叫作綠蛇在影片中登上馬桶，內中能說得活靈活現最好，譬如傳統猿猴屁股何等白，米出其下其來時，快停傳句，總之說得一包管也能影響觀念便是這整一來的，足有十幾分鐘觀看是給他國人見了，豈非要笑掉牙齒麼現在人剪去頭髮，越看越多多，每週在一男一女髮必必有其在報紙上，給他一記上一篇說什麼紀念、呀、真是氣數。

知已可在家治養，乃資於右識者看護者乃導全至醫生活，醫生正為看他診治，往來勿勿，携藥取水，無多少計，對余附加祭祀，即不可，余乃附出。

大舞台後台兩個文學家

現在翁國勳漸漸抖起來了，時常做大舞台的後台文學家。一個是錢化佛，這錢化佛的大名，差不多官門、大家所知道的。他老先生著書，常和王一亭等在一起，但他先生個歡喜自以爲文學家，有人贊他是文學家，他很得意，實骨子他老先生，除了書佛以外，字都沒有識多少，前叫他寫拜摺，包管白字連篇，但我們到大舞台後台去，裏面的人，沒一個不目他爲文學家，叫起來，終是錢老板錢老板，這也很奇怪，還有一位是翁國勳，這位翁國勳，是錢化佛的朋友，那裏有些貨色的，所以大舞台後台，要寫些什麼，終是他老先生，因此人家也目他爲文學家。

宴會上出現出現，恐怕將要不高興做大舞台的後台文學家了。



優待本報閱者

老友濟齋寫得一手的好字，行楷篆書，色色俱工。但是要算練書的工夫，則最廣。我見他足站了一二十多小時的漢碑了。近來寫隸書的人極少，像漢齋這一手書法，在現代書家中，實是不可多得。從前他將本碑漢碑的時候，每篇篇讀，還知道他親筆寫過，書法很奇古，宛現原始於神化之中，隨着都非常珍貴。我還是那幾位前輩的舊法，竟把這奇古，宛現原始於神化之中，隨着世子上，當做碑帖隨筆。這也可見得一般的人對於他書法的趨嚮。前次來，諸位前輩的脾氣，向來他極極極有人求他的法帖，不肯吝嗇，愛他書法的人，我們好幾次要替他來他極極極，他總是求他的法帖，不肯吝嗇，愛他書法的人，這書的不得，實有無可如何之效。來他要然高興起來，這狂大熱的天，然天不朋友來東西，不不覺得厭他，他便更起歡喜他的書法，祇要題字，格，說開閣下期本報廣告，撰從此以後，並要送幾歡喜他的書法，祇要題字，消化上幾個錢，不怕他不乖的，你寫下這，這不是一個很可喜的，消息呢。我因為發覺這是本報創新人之、對於愛讀本報的讀者，有一點文字上的潤色，所以在他訂斷格的時候，特地向他要求對於本報的附者，應當有一種特殊的優待，這一層，他也很贊成。所以自升天的本報上，隨着有一張對不優待券，發給若這道張券，外埠寄件直接送于家。

附二百二十五號本報社，常照例對酌，外埠寄件加，磨墨費照

明星與鼠

有風雨飄搖之勢云 (龍)
南市圖國強中興經緯伯鶴之女子公
、新近病矣、所延乃一姓何之德齡、
及一姓陳之中醫、聞經冰炭過、而
卒不治云、
江海關監督朱有濟、因能案所交公
府一萬元保銀、聞有向公辦要求退
還英文之舉耶、何以將STAR、通
爲RATS之反耶、誠堪貽笑

神州影片公司

告預片景

施濟羣 顧肯夫
主 演
徐維滋 何能 林文英

各舞臺近訊

2

記李景林姊聶

又該會房屋合同，明年秋季滿期，勢難續辦，黃金約在四馬路尋地位，擬自辦黃金集約，已愛多亞路三德里左右，德慶堂即將動工云。

丹桂第一台，自前月馬連良去後，遷往文城加入，排演飛龍榜，並知叫座，雖未不佳，前戲結算，終稍虧損，該台宜籌於叫座，本擬上月實行，嗣又與德和台協商，全演演員，例作爲幫忙性質，故仍繼續演，該台早飭人至京邀梅，約已議定，遲至

李景坤之投機，不料遇某親戚，見其親朋，另林走避，投機隊伍，通音一年，重十年矣，而以景林以軍功擢至直隸將軍，同伴有經其事者，咸勸之往，即主人亦然，某愕然曰，人亦孰不欲富貴，顧吾衣於某，皆如土，布衣數襲，安所用之，主人驚駭，始爲一行，主人斥資辦行裝，某食於土，黃金一襲，然走津沽，主大驚，謂會景林以事出，人斥資者却之，某曰，然則謁夫人耳，聞者不敢，持刺入白，景林母視刺，不復者復入，景林母跌足曰，甥是我婿也，前嘗吾女吹簫入，少遲足矣，聞

開婚姑在，亟爲張堂，酒次，景林詢以近知何業，某曰，無他，仍爲舊主人執御耳，景林笑曰，阿舅貴矣，姊夫宜作縣知事，堅拒之，景林曰，然則執局長耳，某又拒之，景林不得已，餽以千金及珠寶，總無算，某不得已，取但取銀，歸曰，留過主人，彌其厚意，若愚夫婦飽食暖衣，固無需此輩費者也，某留津上，凡三日而返，主人及同伴問得其事，咸爲暗噴，歎息不止，後半載，景林竟以用武取官。

天鵬劉玉琴，承高秋櫻之乏，玉琴貌現不在申，尚未定時，餘均緘口，白玉琵琶者，則向來時，不知能否勿棄，股東問題，早已解決，內容一切，概當另篇詳。

近數年來，抱不歡復宗旨，大舞台。

如是我聞

聞自此次罷郵後，郵務生等竟有拒閱郵務公會會費者，閱聞已開會討論請各辦法矣。(龍)

昨有友自來，謂上海兩禁煙，刻下氣亦未熱，即應每盒收，亦皆枯。

獻壺記

江都百鍊生今之博古君子人也。嘗萬一矢，拂之然如觸之鉦如互異品也。百鍊生懷之以往來而北者數矣。客有以常道進者，或一投而後再投，或三四投，鮮不聞其發效也。歲在癸丑，攝樞，季夏之月，薄遊隸隸，聞開某鉅公方開幕府，延名英，修賓禮之禮典，樹禮樂之風聲。百鍊生草莽下士，驅旅小臣，不獲與於賓賈之列，乃執矢數日，矢失哉矢哉，矢不負我，我自矢矣。逆客主，有斷羞五者，夜臨壽伺主人道，自隨覽。日暮日喜，乘間進曰：小人萬死，伏懇貴客有異矢，願亦實嘗與帝乎。百鍊生執然曰：異帝乎。安所得之。曰：小人有姊，嘗備一壺，大江南北，無弗投者。姊嘗指壺而唱曰：有非常之矢，必有非常之矢，貴客之矢，殆其常者乎。其義突者，五乃刻劃其狀曰：若有壺分，非金非玉，文如火，火愈，顏逾月，比大府於洪爐，等同春之黍谷，倘一矢以相道，誠草牛之大樂。百鍊生頓曰：有是哉，固所願也。日之夕矣，有美一人，抱壺而來，歷階而升，遂相與爲投壺之戲，始之以直壺，繼之以發箭，終以之翻箭。百鍊生自負材武，忽長而後，色解赧然，其類有淺，長發請曰：君子無所恃，必也射乎。而今大負，我知免矣。有美之於是復射，百鍊生出投機，適值雨，簫女不而後，我知免矣。百鍊生曰：君子不欲多上人，誠徒此辭，新女亦隨應，及應，遂發北壺。百鍊生曰：君子不欲多上人，誠徒此辭，新女亦隨應，及應，遂發北壺。百鍊生曰：君子不欲多上人，誠徒此辭，新女亦隨應，及應，遂發北壺。

度澤甫被刺之怪誕

說刺客不下數十人。均衣
富服。氣貫巾巾。煤煙漆
黑。入園後。將弁兵室門
鎖。嚴爲監視。然後入寢
室。將唐就床上捉住。用布
塞口。懸於廊旁發聲。即以
手圍唐喉。唐聲死。從容出
至園門外。始叫火械。呼
噓而趨。時已東方發白。附
近居民。覓者亦多。且在園
財物。可知決非強盜。

口
精紅記

一日、有某紅婆來召、驅車往。至小花園結情家、紅情軒者。余初不識、熱視之。者會相識、而苦憶不得、摩廬、似曾余之武俠、因於斯一笑、余乃問曰、彼行規、曰、九也。余曰、何如熱乃爾。紅笑曰、吾昔困於新嘉之中華廳、上諸君、以是者會相識也。余思之、果然、曰、然則今尚在明否。紅曰、辭去矣。余曰、笑辭爲、紅不答、繼而吾友爲我述其辭明之故。其初紅綠中辭去、大安曰、後以隨鼓鼓陸者日年、其母乃常與偕往、一夕、少年疑聲呼彩影、其母禁之勿聽。遂起年、忽少年之友清河生、渠來出、語甚不入耳、遂決裂、咸至雙方用武、紅經此、遂決意辭去。余聆、語畢、大奇、意謂清河生、其一反也。吾友溫文多禮、不若是。次日往訪、清河生、河在、余語以此事、清河生笑曰、事誠有之、惟與彼所語大不同、一夕、有某游客怪聲呼好紅母誤。

